

DAJIABUI
XIU

大家闺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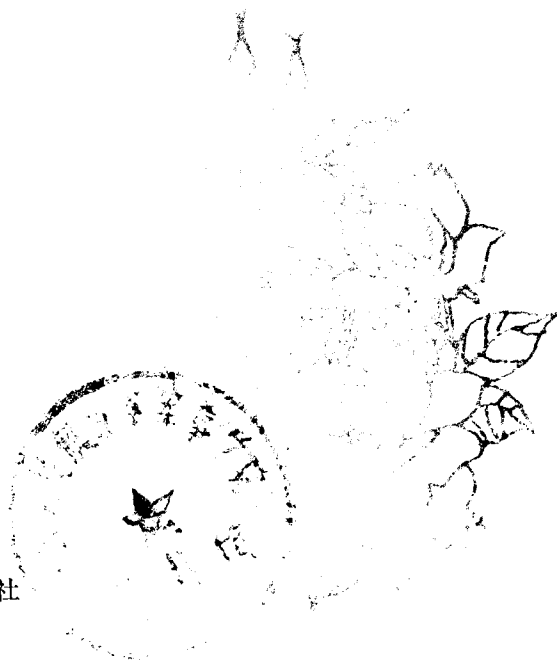
李寬定





大家闺秀

李 寬 定

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大家闺秀

李宽定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0 5/8 插页2 字数235,000

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

书号: 10151·7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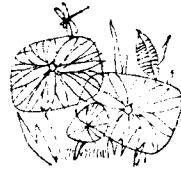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三部中篇小说的合集，分别描写三个不同出身、柔性的青年女子，以她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和遭遇，展现出解放以来西南山乡人民的生活风貌。作品富有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，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清婉动人。

目 录

大家闺秀	1
山里妹子	97
小家碧玉	195



大家闺秀

第一章 爱情

她爱上了他。别人感到不可理解；但是，请不要问：她为什么会爱上了他？她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会爱上他的理由。没有理由。然而，她对他的爱情，却是热烈的，纯真的。

她，叫惠晚秋。

在新编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，“校花”这个词儿，已经没有了。据说，在过去编的词典里，都有这个词儿。所以，我只能这样说：惠晚秋是我们师范学校最漂亮的女生。

晚秋长得真漂亮！袅袅婷婷的，象一棵刚刚长满新叶的小白杨。她的皮肤很白，看起来象凝结的羊脂一样细嫩。有的男生，背地里叫她“白雪公主”。在乡下劳动的时候，不管是在坡上薅苞谷，还是在田坝割麦子，她从不戴草帽。有的社员开她的玩笑，说：“晚秋，小心晒化罗！”她嘻嘻地笑，说：“晒化了还不好？晒化了你们有冰水喝了嘛！”可是，不管太阳怎么晒，晒不化她，也晒不黑她。

有人说，她的模样儿长很象王昭君。王昭君是个什么模样儿？有谁见过了？是不是象她这样的一张瓜子脸儿？是不是象

她这样的一个小小巧巧的尖下巴？是不是象她这样的一双细而长的眉毛，画眉眼，眼线黑又长？——就因为她长了这么一对画眉眼，有人在背后骂她是“狐狸精”，说她那对眼睛是专门生来勾引男子的，她多看哪个男子两眼，那个男子的魂就跟着她去了。真有这样的男子，也够可怜的了！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这样痛恨她的那双眼睛！其实，在晚秋的身上，最漂亮，最动人的，就是她那双眼线又黑又长的画眉眼，美得近乎悲戚！

晚秋对人很热情，很大方；有时，还有点儿俏皮，搞点儿小小的恶作剧。她很会“做戏”，比如：平白无故的，突然之间，她用一种很吃惊的眼光，盯着别人的胸脯上的什么地方看，嘴角轻轻地抽动。那样子，象想笑，又在拼命地忍住不笑出来。别人看她，她就慌忙把眼光掉开；但是，那眼光，很象水面上的蜻蜓，赶开了，绕了一圈儿又飞回来，落在老地方。别人还以为自己胸脯上真有什么东西，慌忙低下头去看。别人一低头，她就忍不住拍着手哈哈大笑起来，得意地说：

“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，要你来祝寿！你鞠什么躬呀？哈哈！”

别人这才明白上了她的当，哭笑不得。

晚秋活跃开朗，对人热情大方，这当然好；甚至还有些不拘小节，这也无伤大雅。但是，她太单纯了，太善良了。她总是用美好的眼光，去看生活；总是用善意的眼光，去看人看事。虽然，偶尔之间，她也搞点儿小小的恶作剧，但是，她从不起心伤害别人。她不愿伤害别人，但也从来不知道提防别人伤害她。她不知道要“防人”。

我和晚秋是邻居，又是小学、中学的同班同学。我们很好。有时，我看见一大群男生围着她团团转；她呢，也和他们

嘻嘻哈哈地笑，没有半点儿忌讳，完全象个小孩儿，不知道避嫌，我就替她担心。我不止一次地告诫她。我说：

“晚秋，男娃儿都是不怀好意的！你可不要傻乎乎的啊！”

我长她一岁。我说，她听，很认真。也只有这个时候，她才满脸的庄重和严肃。但是，一转身，她就哈哈大笑起来，一笑好半天。

有时，我被她笑得直冒火，说：

“笑！笑憋了气，我叫你哭都哭不出声来！”

我一发火，她就不笑了，咬着嘴唇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那副欲笑不笑的样子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后来，我发现，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！

我算看透了！男子的话，最多只能信一半儿！他们嘴里的什么理想一致，趣味相投；什么心灵美好，勤快温柔，狗屁！真正叫他们动心的，是漂亮的脸蛋，是丰满的胸脯，是……是什么鬼？只有他们心里才明白！

晚秋长得漂亮，追求她的人很多。

有的男生，背地里把晚秋选作“校花”，找机会接近她。有的男生，想请晚秋去看电影，把电影票买来了，又不敢开口，就悄悄把电影票放在她的抽屉里。有的男生做得更下作，把电影票装在信封里，用左手写信封，跑到邮局去花肆分钱买张邮票寄给晚秋。晚秋呢，一点儿声色都不露，悄悄地把电影票送给了厨房的胖师傅。胖师傅问她哪来的票，她就说在马路上捡来的。后来，胖师傅也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看见她就开她的玩笑。

“晚秋，明天星期六，给我‘捡’张票来哟！”

说得她满脸通红。

后来，她就把票送给班上被叫做“老大姐”的团支部书记。“老大姐”是保送来学习的。小孩儿都上小学了。

晚秋很喜欢音乐。有的男生，想方设法地把音乐会的票搞来，厚着脸皮塞给她。她推不脱，去了。但是，到了剧场门口，她就把票和人家对换了。第二天，她就很客气地去感谢那个送票给她的男生。

那男生一肚子的气，但是，却不敢发作，忍了。

也有那胆子大的，悄悄地把写给她的情书，夹在她的书里。她发现了，也不声张，却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，故意装成不小心的样子，让那封信掉在地上，把那写信的男生吓出一身冷汗来。但是，她却机灵地不让别人把信捡去，也不让别人看清楚信上写的是什么。

事后，如果那写信的男生还不知趣，还要厚着脸皮去问她看了信以后的意见。她也不冒火，就大大方方地和他谈。

有天中午，我午睡起来到教室里去，她正拿着一封信，和一个叫严波的男生在说：

“……这句话写得真好！‘人生是花，而爱情便是花的蜜。’真是妙极了！象诗一样美。不过，我记得这句话是雨果说的，对不对？”

严波又慌又窘，满脸通红，只好点头承认是雨果的诗句。

晚秋可一点儿也不在意，哈哈一笑，说：

“我的记性如何？好不好？引用人家的诗句，应该加上引号。加上引号，就不算抄袭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写得还可以。

立意虽然不高明，但文笔流畅。我觉得，可以贴在专栏里面。
.....”

晚秋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，“学习专栏”归她管。

严波哪里敢？一把把晚秋手中的信抢过去，顺梯子下楼，
说：

“我这是乱写的，贴在专栏里，人家好笑话！”

“你怕人家笑呀？真的？我不信！”

.....

起先，她那么一本正经的，我还以为她真的是在和严波谈专栏稿子哩！后来，严波走了，她才哈哈大笑起来，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。

我听了，把肚子都笑得好痛！

晚秋把电影票送了人，把情书还了人，或者开个小玩笑，捉弄人家一下，也就把这事忘了。但是，别人却把这事当成一笔账，记在心里。

狐狸想吃葡萄，吃不到，就骂这葡萄是酸的。这样的事，并非《伊索寓言》里才有。

我们班上有几个男生，其中最不要脸的要数严波了！他们死皮赖脸地追求晚秋，被晚秋拒绝了，就造晚秋的谣，拆晚秋的乱污。他们约好了来捉弄晚秋，把班上唯一的“乡巴佬”刘文志拉来，和晚秋配对，出晚秋的洋相。

刘文志是顶山县乡下的人，天晓得顶山县在什么地方。听说，他家住在乡下，离县城一百五十多里，家境也不怎么样，鬼知道他是怎么考上来的！人倒是个好人，老实，憨厚，心地也好，不讨厌，长像也还可以，高高大大的，脸上轮廓分明，

大鼻子大眼，两撇眉毛，活象又黑又粗的两条老蚕，就是那张大嘴巴有点儿滑稽，成天都咧着，傻呵呵地笑。班上的同学都叫他“傻大个”，叫顺了口，就叫他“大个”。不管叫他什么，他也不生气，光是傻呵呵地笑。

严波他们捉弄他，说：

“大个，很快就要毕业了，你不准备在学校的女生中间‘抓一个’？”

他就满脸飞红，傻呵呵地笑，说：

“我？不得行，不得行！”

严波他们说：

“得行！得行！我们给你帮忙。你看惠晚秋可以不可以？”

“惠晚秋？！”他仿佛吃了一惊，不笑了；眉毛一挑，气得眼睛都瞪圆了。但是，一看严波他们都一本正经的，他就信以为真了，低着头想了又想，才说：

“怎么可能呢！”

严波他们就说：“怎么不可能？王宝钏不是拼死也要嫁给薛仁贵么？人家惠晚秋老说你真好，怎么好！你看可以不可以，你要觉得还可以，我们就给你帮忙！”

那傻大个，就红着脸，说：

“可以当然是可以罗，恐怕她不干。……”

严波他们就哈哈大笑起来。以后，他们就象发精神病一样在班上一问一答地喊：

“哎，严波，‘可以不可以’？”

“‘可以当然是可以罗’，……”

然后，就一齐说：

“‘恐怕她不干’！……”

说完，就笑。晚秋自然不知道他们笑些什么。

严波他们出晚秋的洋相，把刘文志拉来和晚秋配对，意思是很明白的。那意思，无非是贬低晚秋，说晚秋只配和个乡巴佬好。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时候，他们就争着抢着的去发电电影票，东换西调，把刘文志的座位，调到晚秋的旁边，让他们坐在一起。第二天，他们就去捉弄刘文志，叫他请客。刘文志也傻乎乎的，真的就掏钱出来请客。有时，大家约好了一起到什么地方去。走到半路，严波他们又一个个找借口溜了，留下刘文志和晚秋单独在一起。然后，他们又支使别的同学去看“稀奇古怪”。

有一天晚饭后，我刚刚洗完头发，严波跑来对我说：

“喂，肖玉玲，快点去看，惠晚秋和她的男朋友在甲秀楼幽会哩！”

鬼大爷才相信哩！

我和晚秋，无话不谈。她的什么事情，她都要告诉我，从来不隐瞒。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她在和谁耍朋友。但是，后来，我还是跑到甲秀楼去了。

远远地看见晚秋和一个男子，站在甲秀楼下的栏杆边，说得好热烈，我还吃了一惊。等我看清楚了那男子是刘文志时，又忍不住好笑！

说晚秋和刘文志好，我当然不相信。但是，我怕严波他们拆她的乱污，第二天，我还是警告了她。我说：

“晚秋，人家在说你和大哥耍朋友，真的吗？”

她看着我，有点儿夸张地点点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嗯，真的！”

她歪着头，眯着一只眼睛，撇撇嘴。那副鬼样儿，好恼人！她怕我拧她。我一动，她一闪身就跑了，边跑边笑。

这人世间的事，常常使人出乎意料！

严波他们把刘文志拉来和晚秋配对，不过是想捉弄晚秋，出晚秋的洋相，没想到却弄假成了真！

因为，刘文志是个老实人，没那么多心眼儿，满以为严波他们当真在帮他的忙，便认认真真地在那里和晚秋耍朋友。晚秋呢，她从来不知道要“防人”，半点儿戒心都没有。严波他们那么一搞，反倒让晚秋和刘文志经常单独接触。时间长了，接触多了，两个人的关系也就逐渐地密切起来了。

严波他们一看弄假成了真，一个个又后悔死了，好生妒忌！

有一天，课外活动的时候，严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一把扯住刘文志的领子，说：

“大个，猫翻甌子替狗干，你还真的得吃了哇？未必老子还不如你不成？”

刘文志红着脸，傻呵呵地笑，说：

“放了，把手放了。”

“还说你老实，你他妈还真有两手儿！”

严波不放手。刘文志挣不开，就拉着严波的手一捏，严波就惊叫唤起来。刘文志赶忙把手放了。刘文志一松手，严波就给刘文志一脚踢去，踢在刘文志的膝盖上。刘文志发火了，跳上去抓住严波的头发，往下一压，严波就蹲了下去。结果，两个人打了一架。

严波和刘文志打架的事，很快就在学校传开了。什么“争风吃醋”啦，什么“桃色事件”啦，乌七八糟的屁话，就全出来了。

我都替她急死了！晚秋呢，却好象一点儿也不在乎。她也看出了严波他们居心不好。可是，她不但不避嫌，反倒故意当着严波他们的面，对刘文志显得特别亲热。她把他們嘲讽了一顿：

“眼红了？妒忌了？你们都气死好了！”

晚秋这样一来，反倒常常把刘文志羞得红着脸逃跑了，逗得她哈哈大笑。

班主任方老师找她个别谈话，说：

“晚秋，做事要慎重，要考虑好，三思而行，不要一失脚成千古恨。……”

方老师那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么？她只要申明她和刘文志并没有那回事，就一天的乌云都消了。可是，她就不，反倒很认真地问方老师：

“方老师，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方老师咋好说她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说：“你不应该和刘文志耍朋友”么？

我帮她到处去向人解释，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，全是严波他们拆的乱污。我故意反着说：

“惠晚秋和刘文志耍朋友，全是真的，我证明！你相信不相信？”

没有人相信！

谁会相信晚秋会看得上刘文志呢？完全不可能的事嘛！哪一个女孩子，愿意嫁给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男子？刘文志

哪一点儿比晚秋强呢？是才学？是人材？还是家庭条件？讲才学，虽然刘文志的学习成绩，在班上算好的，前三名之列。但那算什么“才学”呢！毕业之后，一样都是小学教师！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，有什么区别？一样的二十九块五！要讲人材，那么，刘文志就更不配了。如果再讲家庭条件，刘文志就更不在话下。晚秋的父亲是省教育厅的厅长。刘文志家呢？就是不讲“门当户对”那个老话，各方面的条件，也要大体相当嘛！总而言之，晚秋和刘文志要朋友，是决不可能的事！没有人会相信。

但是，也有个别同学表示怀疑，说：

“那……晚秋为什么给大个打线子背心？”

我说：

“打件线子背心给他，就是和他好了？要是打件毛线背心给谁，不就和谁结婚了？”

晚秋给刘文志打背心的事，我全知道。

这是晚秋告诉我的：

开学的第二天，晚秋回家去拿东西。回校的路上，路过自由市场旁边的一个小巷的时候，看见巷子门口摆着一口袋栗子。晚秋很喜欢吃风干的栗子。她想买栗子。可是，卖主不在。看着那么好的栗子，她舍不得走开，就站在那里等。

“哎！买栗子，哪个卖的栗子？”

晚秋喊了半天，巷子里的一个门洞里，才走出一个人来。她一看是刘文志，窘极了，尴尬得不知怎么办才好？

刘文志也好尴尬，满脸通红，不敢看晚秋一眼。

“你也……这是你卖的栗子？”